

人民的光榮

何微等著
太岳新華書店印行
1947•3•



何微等著

人民的光榮

太岳新華書店發行

目 錄

襄陵人民的光榮.....	何微
羅灯八掛陣活捉蔣家軍.....	何微
新興民兵三次拒降.....	言謹
帶「六把盒子」的人.....	失名
神鬼難防的羅來福.....	羌莊
人人豎起大姆指.....	加錫
紅崖洞的地雷陣.....	傅生麟
尙清官的飛行爆炸隊.....	何微
平遙的爆炸運動.....	平遙武委會
向趙元靈同志學習.....	太岳民兵報
浮山××嶺的保家隊.....	太岳民兵報
「掏心賊」的故事.....	古維記

滿源反倒算攻心戰的範例

馬維近

格子網裏打垮倒算

維近

百鍊成鋼的晉南人民

何微

奇襲

韋飛

任克亮們翻電綫

潘然

趙超才突圍

潘然

襄陵人民的光榮

——記奮戰在格子網裏的人們



一、被封鎖在格子網裏

襄陵解放區，僅有一千二百平方華里的面積。緊接同蒲路，東距浮（山）翼（城）公路十五里，南距曲（沃）翼（城）公路四十里，北距臨（汾）浮（山）公路三十里，在它的四面，是蔣軍重要據點，它却能屹立在敵人以道路封鎖起來的格子網中，任敵人槍口中放出多少子彈，以一個至兩個旅的兵力「掃蕩」（在周圍的蔣軍，常是大於我十數倍）。但襄陵三萬四千軍民，從不知道什麼叫投降，對反動派只是極端卑視和設法把他們消滅掉。

他們所以能在格子網裏堅持苦鬥，正是因為人民有著自衛鬥爭的決心和豐富的經驗。由於領導的正確，由於本地幹部外來幹部和軍隊都能親密團結，都能在多方面緊密聯系群眾，生死與共，堅持陣地，保護群眾利益。因為他們為人民服務的立場明確，環境如何惡劣都可得到群眾掩護，敵人就不能從這塊狹小的地區把他們擠出來，相反的，他們得到了發展。去年冬天，成立了武工隊，挺進同蒲路西，開闢工作，建立起人民武裝政權，第三區公所。

二、丟掉了和平幻想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對今年一月，蔣軍對襄陵解放區進行過九次「掃蕩」，用兵十一個團以上，短則一天，長則一個禮拜，搶劫、破壞、姦淫，造下數不盡的罪惡。群眾形容劫後的情景說：「好東西全不見，壞東西擦一片」。蔣軍足跡到處，掘地三尺，金銀細軟一掃而空。表現了蔣軍更野蠻下流的是姦淫婦女。祇陶寺村有四十個婦女被姦淫。龍王廟十七歲少女，被八個蔣軍輪姦，兩頰都被咬爛。蔣軍此種舉動，正表現了官兵厭戰和毫無出路的絕望情緒。

過去有些群眾，對蔣軍還存在一些和平幻想，可是經過蔣軍的「掃蕩」，嚴重破壞威脅到人民的生活，和平幻想就被丟開了。連地主們也體味到：「蔣軍真正壞」。賈樸如是國民黨襄陵縣黨部書記長，日寇在時，他家未被創過的暗禍，這回却被蔣軍創開了，損失很大。他憤懣的說：「天下第一軍」(？)真是天下第一等壞軍隊」。另一個受損失的國民黨員李耀天說：「我雖是國民黨員，可要叫我兒子也反對國民黨！」

三、戰爭鍛鍊得人民越堅強

襄陵已建立了普遍的民兵國防和縣保安隊、武工隊等地方武裝。過去就有過粉碎蔣軍「掃蕩」的艱苦鍛鍊，現在更為堅強。去年十二月，蔣軍特務營，將我一區區黨隊、民兵包圍在大邵村。當他們衝出來以後，積極配合趕來增援的各聯防村民兵，反把蔣軍包圍在村裏，擊斃蔣軍排長以下四名，傷廿餘名。今年二月五日，中區民兵被蔣軍包圍在一處院內，情況很危險，但他們反把蔣軍從屋頂上趕下去，佔領陣地，擊潰敵人三次衝鋒。敵人最後用火

燒房子，他們卻從大門衝出去。

蔣軍與我襄陵人民武裝作戰，從不敢超過一個鐘頭。只要一處槍響，聯防民兵，便從四方八面湧來，越打越多，像一群馬蜂，敵人最恐懼繁衆的「馬蜂戰術」。

由於群衆堅強的鬥志，形成自覺的戰時紀律：第一、寧死不讓蔣軍活捉；第二、寧死不招口供，決不連累旁人。這表現了解放區人民高度的自尊心。

中梁村民兵李丙寅，在蔣軍抓住之後，打斷了三條碗粗的木棒，他都拒絕投降。當敵人鬆綁讓他清醒作最後處理時，他逃跑了，逃至孫村附近，又與敵人遭遇，情知橫豎一死，他便毅然自殺。

鴨兒溝某老人，蔣軍要他招出那裏有八路章，手上的肉被打掉，露出白磷磷的骨頭，他只說過一句話：「有我沒你，再不知道什麼了。」

東張一個小娃娃，蔣軍把他將抓過來問道：「中央軍好，八路軍好？」小娃娃看看他們陰惡的面目說：「八路軍好，不欺侮老百姓；中央軍不好，欺侮女人，捆打老百姓。」

蔣軍追着兩個民兵，到吳光村，某老漢把民兵藏在門後暗洞中，洞口上遮一塊破席，蔣軍未諳到，逼着老漢要人。老漢雖遭毒打，堅不承認。蔣軍無可奈何的說：「算你老漢骨頭硬！」

這種崇高氣節的事蹟，不知有多少，正代表了襄陵人民的凜然正氣。

四、時刻準備戰鬥

襄陵人民在艱苦的鬥爭中，從來是愉快的。「擁愛」月中，先後舉行三個「擁愛暨反蔣反美大會」，有二分之一人口參加，盛旺一時。安李村扮演的高蘭是：「千古罪人一脈相傳」，

陳莊扮演「攻堅戰」，開烘活的民兵都帶着槍隨時準備戰鬥；扭秧歌的兒童們，帶着包袱，隨時準備轉移；出演的「崇山勳崗」，就是武工隊，人民的娛樂，就是戰鬥動員，戰鬥組織。

元宵節，此間風俗吃油糕。不約而同，家家戶戶用糯米麵捏一個蔣介石，放在油裏去炸。來的客人都饒舌說「蔣該死」，孩子們更高興了，帶着炸熟的「蔣該死」到街上去玩，互讓知心的小朋友說：「你吃我的『蔣該死』」。這就可見，人民對賣國、內戰、獨裁的禍首蔣介石，痛恨到何種程度了。

擺好八卦陣活捉蔣家軍

◇記浮山蛛網聯防◇

何 徽

擺好八卦陣，專捉蔣家軍。

浮山城周，有無數密溝整，溝深溝。這個天然的地勢，浮山民兵就利用它，沿着高崖，傍着隘路，築就一座雷網，密密層層封鎖了三百平方華里的面積。從四方八面、縱橫交錯的數千顆鐵雷、石雷的埋設面望去，好像蜘蛛結成的絲網；蔣軍第八十團，又像一群自投網羅的蚊蚋，陷在蛛網的東南部——那裏是人民在四個月前棄守的浮山城和城西不遠一里的西南坂村——兩個據點裏，不得出來。

活躍在蛛網上的X千民兵和千萬農民自衛隊，結成東路、城關、小衛、葛村四個聯防集團，四個民兵輪戰隊，各個自然村以民兵為骨幹，結合農民自衛隊，組成堅強的保家隊，聯防集團是保家隊的首腦部；民兵輪戰隊是人民武裝的機動部隊。村的保家隊，都與毗鄰各村簽訂互助協定，一村報警，數村馳援。蛛網上有鐵石雷，地雷石雷密佈，連銀狐難逃進一步；有警衛，敵人一出動，村村得警報。

蛛網聯防，開始在浮山北部與西部結成，自蔣軍侵入浮山之谷，農民運用這種戰爭形式，

不僅打擊了蔣軍兇惡的搶劫姿淫，而且使蔣軍的「維持」、「倒算」均告失敗。蔣軍便把這隻血手伸向浮山南部的空曠中，在去年十一月中旬，簡直瘋狂極了，三三五五的蔣軍，竟敢活動到浮山城南二十里的梁家河、東張、槐樹、樹頭一帶搶糧。此時正好城南有一夥爆手，決心發動組織蛛網聯防，即在民兵掩護下，在城南佈置起蛛網來。二十六日，先在梁家河、杜村鄉雷二十餘顆，二十八日向前推進五里，在北陳、梁村埋雷三百顆。二十九日出發北陳的蔣軍，就管到雷網的滋味，死三名，傷五名。首次創敵的勝利，鼓舞了農民鬥爭情緒。三十日又埋雷二批，並將浮（山）夏（城）公路偽裝。最後乘梁村戰鬥勝利，爆炸隊乘機接敵，佈好第四層雷網在距城五里之張莊、小郭、徐村一帶，與浮山西北嶺雷網銜接起來，蔣軍便被封鎖在蛛網式的雷陣裏，聯防民兵日夜巡邏在雷網上，像蜘蛛一樣，盡他捕捉突網的蚊蚋們的職責。

踏進蛛網聯防的蔣軍們，沒有一次不為民兵們留下禮物。如十二月二十五日諸葛村正進行土地改革時，蔣軍企圖破壞，二百餘人向諸葛村進攻，六個村保家隊的幹部，將從大邢溝衝上來的蔣軍打退；蔣軍又開始第二次進攻，當場被擊斃六人；第三次蔣軍以三百人進攻，衝至大邢、諸葛兩村溝壑中，雷聲四起，炸死蔣軍班長一人。此時諸葛村保家隊六個幹部，子彈打完了，就在這個當兒，南王村保家隊趕來援助，勝利地擊退蔣軍。去年十二月份，浮山蛛網聯防民兵，獲得輝煌戰果，共作戰二十餘次，俘敵八人，斃敵十人，傷敵二十三人，共計四十一人。繳獲步槍三支，子彈一千發，衣物十九包，手榴彈二十顆。

聯防民兵們，不僅可以吃掉落在網上的蚊蚋，他們還會突然躍進網的中心，主動獲取勝利。一月五日，小衛聯防集團到梁村填埋伏，恰巧與敵人在此遭遇，將敵人擊退後，即奇襲張莊蔣軍區公所，斃敵一人，繳獲菜油一桶、羊子八隻。從此，蔣軍區公所也不敢住在這裏了。

現在浮山蔣政權已全部摧毀，代之以民主政權。蔣軍被壓在四面雷網的小天地中，不敢輾

易越雷池一步，過着慘愁的日子。這種形勢，給廣大農民開展邊緣區土地改革以很有利的條件。

新興村民兵三次拒降

言 謹

垣曲縣的西南山上，縱橫約有起伏不平的四十平方華里的一塊面積，這是垣曲轄屬的一個遼闊的山莊——新興村。

新興村是我們過去五分區建立起來的老根據地，上面分散的居住着百十來戶人家，「七十二樂堯，八十二新興」，就是形容他村落分散的意思，南隔潞兒山與黃河渡口五福澗毗連，西南與平（陸）夏（縣）交界；樂堯村位置在它的東北。

這裏的人民已經得到了翻身後的一切利益，並開始成立起自己的武裝，康支隊的八中隊，就是在這一帶生長和壯大起來的。後來還留下三二十個神槍射手在這裏，所以他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守衛住自己的山崗。

新興村民兵在過去八年當中，和抗日部隊攜手阻擊過日寇，偽軍賈真一等曾千方百計的威嚇利誘過他們，結果都失敗了；今年五月間五福澗慘案前夕，兇手劉漢三（偽十七支隊大隊長）和陳紹廷（偽自衛團長）在事先也企圖把他們誘哄出來，一齊投擲到黃河裏去，由於他們的警惕性高，未入陷阱；「中央軍」最近過來，却利用劉漢三等匪徒來收買他們，由於新興民兵堅貞的民族氣節，曾三拒誘降書。

八月二十七號前後，在蔣軍進犯之下，我路南四區部隊民兵和政權幹部，有計劃的轉移到路北來，組織新的戰鬥，只留下新興村在與敵人孤門着。匪首劉漢三和陳紹廷領着六七十個匪徒，向馮兒山地區開來了，他們進佔了該村第一崗山丘的高頂上，造謠惑衆的說：「你們阻曲任縣長和四區高指導員都被俘了，八路軍都被打垮了，那裏都是中央軍。」

與我們暫時失掉聯絡的新興村，一部份羣衆開始惶悚和懷疑起來，而鎮定果敢的村指導員馮子明，主任薛忠義，副主任李占魁等，沒有絲毫猶豫地召集起全村民衆說：「頑固造謠欺詐老百姓，我們已經受過不祇一次了，不要聽這些鬼話，我們應當有自己的主意，絕對相信我們政府和八路軍是會援助我們的；現在是要趕快行動的時候了，我們把兩班民兵分成四個組，先打退劉匪，然後再各走一路去找八路軍去。我不到的話，回來還是一樣要幹到底！屈服投降不是新興人幹的事！」

經過這一次動員之後，提起了大家的心勁，散會後各自回去開始作一切戰鬥的準備了。二十八號的一個上午，由一間遞過來一對信，信上簽的是匪首劉漢三的名字，上面寫着：

「新興村裏的一切事情我們完全明白，過去八路軍在這裏什麼話都不提了，爲不使你們受到重大的損失，請趕快攜槍過來寫字，我們保證你們民兵和全村人生命與財產的安全。」

這道「牒書」送到村指揮部，馬上被撕成碎片了。

薛忠義是庶義的哥哥，是該村一個高利貸剝削者，很自然的與劉漢三接上了頭，回來後陰謀活動自己的弟弟去投誠敵人；堅定的薛忠義把這場陰謀打得粉碎了。

新興的人民在毫不疲倦的進行着備戰工作，老年人，女人和娃娃都躲到牢固的石岸和谷洞裏去，牛羊和糧食也都隱蔽地搬到安全地帶，青壯男女們，都拿起自己的步槍、鐵頭和石頭，

等待和敵人血戰。

下午四點鐘，村指揮部接到了敵情的報告，三十多個射擊手奉命散佈到馮兒山一帶的灌木叢裏去，剩下的人都埋伏在周圍的崗口上，民兵打起了冷槍，匪徒們被困了一夜，次日拂曉才找到一個缺口溜出去了。

(二)

陳紹廷是被「愛鄉團」綁架下來無處投身的浪徒，他爲了取得蔣軍的重用，大謗海口的說：「瓦解這般民兵不難，只要手下有人；如果上級能給我派一部份人，保管馬到成功！」蔣方也將計就計先答應他在任務完成後，給他一個特務連長幹。

九月初×那天的早上，陳帶領着三十六名小卒，由五福橋鬼頭鬼腦的開上來了，這次來想用官冕堂皇的辦法釣新興村的人投降，大模大樣的寫了一封信說：「奉令隨軍來催收所派的白麵兩萬斤，鞋子五百雙，延期三日不交，即以違抗法令來處理！」

可是，「大團」沒有回響，陳匪等急了，搶走了一間耕牛十二頭，抓走十二個人，擬作爲將來「繳槍收降」的交換條件。

翌日清早，民兵排長李福良得到了這個消息，氣得他渾身發抖，立刻召集起十來個民兵荷着槍朝着一間敵人所在的方向追蹤而來。

敵人正在架鍋煮飯，一陣激烈的槍聲，使陳紹廷驚慌的吹起集合哨子來，帶着小卒們落荒而逃。民兵席俊峯，照準了兩個敵人開槍，一個擊中了右臂，一個被打倒，後兩三個人架起來跑了。

陳紹廷又一次誘降沒成功，自己却受了大驚。

(三)

九月中旬，敵人又「慎重其事」的商量着對付新興村的辦法。陳紹廷在近幾天現得很沒勁氣，匪首劉漢三惡擺的勸他說：「對新興村不要搞的太厲害了，這樣作對我們是很不利的，越鬥仇越深。」

因此，劉陳又合謀了一套新花樣，通過了一間閩長陳××傳遞了第三封信，信上寫着：「前次所派白麵兩萬斤、鞋子五百雙及扣留人和牲口等事，純係一時感情衝動所引起，此次謹向你們道歉，並光明正大的給新興村派出白麵八百斤、鞋子五十二雙，這不爲之過份吧？希接期將以上所開兩項及所遺步槍兩支交來，千萬勿悞！」

這更暴露了這夥無賴之徒的無能和姿態，竟然「口蜜腹劍」的向人民用「謝罪」的方式圖達其誘降目的。

可是，已經過期兩個多月了，頑匪一兩麵也沒有要出來，連新興村邊上也不敢去沾一下，新興村卅多個健兒，日夜不停的活動於全村邊緣，兩個月來，在他們的守衛下，該村糧食的完成秋收和種麥工作，羣衆沒有遭遇到絲毫的損失。

最近他們更與平（陸）夏（縣）間建立了聯村聯防。

帶『六把盒子』的人

這裏——介休四區，誰也知道有個帶『六把盒子』的人，他依靠這支『六把盒子』出沒在閻偏林立的據點裏，說不完的神出鬼沒的故事，在群眾中廣泛地流傳着。這就是從這塊土地生長起來的子弟兵——年青的莊稼人羅來福。

他遭遇過過去老一代的痛苦，加上蔣閻無窮無盡的擄掠鞭打，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想到別的地方去，可是莊稼人離開鄉土，就像失掉了依靠一樣，因此他開始了保衛土地鬥爭的生活。他運用自己的智慧，把一支破槍改造過來，叫做『六把盒子』，經常出入在蔣閻的據點裏打擊敵人。他今天在靜昇村，明天在移修村。他到那裏，那裏的羣衆歡迎這個帶『六把盒子』的人。

十月間，有人來向羅來福哭訴蔣七十七師搶走他五石糧食、一頭牲口；又有人來哭訴蔣軍搶走棉衣、棉襖和幾袋破爛的襪子的事，這個莊稼人氣得暴跳起來，咒罵着這些土匪。他堅決的說：『我一定要給你報仇。』果然，二十三日和兩個伙伴埋伏在河底的道上，待秦樹村敵人兩個便衣走到跟前，羅來福出其不意地跳出來，問道：『那一部份？』兩個便衣慌慌張張回答：『七十七師二一七團的。』羅來福心裏明白這兩個沒有緣份，就接着問：『有緣具沒有？』他們更慌張說：『沒，沒……』羅來福一下子跳過去扭住他們，這時埋伏着的兩個伙

也出來幫忙，一個便衣掏出七萬塊錢來賞命，羅來福把「六把盒子」在他們面前一晃說：「和你們的賬算不清呢！」第二次，十一月九日靜昇敵人一個營，到長壽去搶糧，不知誰告訴了羅來福，他又帶上「六把盒子」，跟兩個夥伴一起出發了。羅來福把「六把盒子」塞在衣服底下，仍是一個莊稼人樣。剛走進長壽村就碰上個便衣，羅來福裝着自己人似的問：「隊伍走了？」這人答道：「都走了。」羅來福心想這次便宜了這些土匪，但又討上心來了，「得把這個傢伙收拾了。」這時那個人也問起羅來福來了：「你是那部份？」羅來福毫不遲疑地答道：「七十二師的，你呢？」他答：「二一七團的。」羅來福表示不信，這人從口袋裏拿出一個便衣證來，他叫李明傑。羅來福說：「好，這裏你熟悉，去捉民兵。」便衣興奮地說：「對！」便衣在前帶路，走出大門，羅來福的「六把盒子」一擺，兩個夥伴出來把便衣李明傑捆起來。李明傑驚奇地說：「自己人！」羅來福罵道：「有你們個沒出息的自己人」。自此以後，黨軍便衣都恐慌起來，連七十二師也不敢輕易出來，羅來福的「買賣」也減少許多。直到十二月，黨軍七十二師有個團要往大新換防，羅來福高興地笑起來說：「這可是買賣到了！」他又裝扮成人家的便衣，在王家堡等道，不多一會，有兩個便衣往這邊走，羅來福過去問：「那部份？」便衣不介意地回答：「四十五師的。」他們問羅來福，羅來福說是七十二師的，問他們帶證沒有？帶證具沒有？對方說：「有，有。」就拿出一支手槍，兩個手榴彈，羅來福緊跟着說：「放下，待我檢查。」便掏出那把「六把盒子」，命令對方放下武器。兩個便衣繳了械，看風勢不對，四圍躲避，羅來福一直追得很遠，羅來福得了一支手槍，兩個手榴彈和一件大衣。帶「六把盒子」的人，現在還出沒在蔣崗嶺邊，現在蔣崗軍佔領區裏的青年人，都說：「可得好好學習人家「六把盒子」。大批青年捲進武裝保土鬥爭中。」

神鬼難防的羅來福

福莊

介休××村的指揮員羅來福，在自衛鬥爭中，曾有許多英勇巧妙的殺敵故事，附近的敵人都很怕他，十一月份敵佔領洪山後，曾以極大兵力向我進攻，但羅來福仍能以靈活巧妙的戰術，將圍於敵人的格子網內，屢創頑僞，使敵無可奈何。

一次，羅來福單人獨馬一支箭，活動於離敵據點四五里地的河底村，這是敵人認為很保險的地方，因此個別人員竟敢大膽放心來往活動。一天，一個上士和一個傳令兵，抱着五六套棉軍裝，得意洋洋的在村邊走着，嘴裏不知說的什麼高興的話，羅來福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駭得兩個人目瞪口呆，轉瞬的當了羅來福的俘虜，棉軍衣、金戒指、手錶、幾萬元法幣，也同時成了羅來福的勝利品。

又一次他穿了頭軍衣服，活動於宋家小莊，恰巧碰上了敵人的兩個便衣，羅來福機動沉著的走向前去問道：「你們是那一部分的？」「我們是二一七團的」，兩個便衣回答了一句，羅來福立刻追問着說：「我就是二一七團的，為什麼我就不認識你？」接着把眼睛一瞪嚴肅的說：「把手槍放下」！兩個便衣，莫明其妙，把一支很好的小子連交給了羅來福後，心裏又懷疑起來：「不是碰上八路了吧」？拔腿就跑，羅來福隨後就追，狼狽的便衣，丟了大衣，鑽回據點去了。

又一次，他還是穿着頭軍的軍衣，帶了六個民兵，到長壽村活動，他首先把民兵隱藏在老員

姓家裏，自己單獨一人在村外活動，恰巧碰上「藍門團」便衣李明吉（這是一個人民叛徒，壞得很，好幾次沒被抓住，可是他認識羅來福），這時羅來福一面心中暗想着：「這一回可跑不了，一定活捉住，叫羅來報報仇出口氣」。一回走上前去說：「我是二一七團的，聽說這裏有幾個民兵，我們去看一下」。叛徒李明吉聽了當然高興，便跟上羅來福進了天羅地網的一個院子，順當的做了俘虜。

人人豎起大姆指

加里

——記介休民兵英雄程忠義——

提起下李候的民兵來，在介休——尤其是一區的老鄉們，都豎起大姆指，稱讚好漢程忠義的游擊隊。

李候村敵人有一次集中五百人馬進攻過，對付他們的就僅僅是這一挺機槍與××條步槍的小小游擊隊。仗着程忠義的精明強幹，他會一個人端起機槍搗倒十五個敵人，敵人退却了。從此有過一個好長時間，「舊門區」不敢輕易騷擾這座介休一區的前哨堡壘。他們還經常找着敵人去打。

還是在去年十月初間，閻軍在強佔洪山、張良後，開始四出抓人，修築碉堡。十月十二早，「舊門區」、「編村」一百多人到東湖龍搶糧、抓人，程忠義便率領民兵埋伏在上馬等候。從老遠的那邊一大群扛槍的人向他們走來，接近，接近，大約離有三四百米遠了，程忠義趕緊機槍打了個點發——噠打，敵人紛紛亂起來。緊跟着便又是兩發子子彈，敵人沒命地奔，跌個又爬起來！子彈從他們的左右掠過。

這時敵人也在廟門口架起「拐把子」，從聲音中聽出是向這邊掃射。程忠義笑了笑，使勁將機槍向北一扭，又是一個點發，對方機槍便噤了聲。他們一個個衝鋒過去，一小股敵人給衝垮了，被下兩頭牲口，一車糧食。

當晚休息，緊接着第二天敵人又到了下李候西北的隣村——東湖龍。程忠義低頭一想，計

上心來，先將部隊拉出李侯村北佔着險要的地形，却回頭叫村裏「自樂班」隱藏在北門樓上，鐵被暗天「惹惹搗打」，藉以誘敵。

果然，先是敵人哨兵向東南打槍，後來便有一股頭衝將上來，剛到斜坡半截一個拐彎處，程忠義證明手快，便給了他們一梭子子彈，敵人「忽裡倒隆」上滾下去，息了息，又第二次衝上來，這次是一個騎馬的帶了彩，敵人便退回潮龍，說下李侯有正式部隊，匆匆的返回潮龍。伏擊東潮龍不久，隨軍又到柳清村飽餐。這天他們趕着二十輛大車，浩浩蕩蕩順大路一直到了柳清。在一處，兩旁是十多丈高的土崖邊，程忠義他們早已埋伏在那裏等候。

大車一輛輛過去了，當中開一輛，上面坐着潮龍村長和他的協助理。一個說：「鑲牙，二定要鑲個真金子的。」另一個便張開嘴給他看：「疼嗎，我補這個如何？」話猶未了，只見二顆牙都掉了東西招在大車土邊。轟隆一聲過去，一個掛了彩，另一個便被打發回了老家。

以後，消息一天緊似一天，下李侯方面十里內的村子都遭受了敵人的蹂躪。

一天下午，程忠義得到一個消息，說晉大舖（「奮鬥團」參謀）在深山備席請客。他馬上斷定不出三日，敵人會包圍下李侯。當時，民兵們都不很相信。

就在這天晚上，他發覺「三碗米湯運糧」，睡覺前，每人務須喝米湯三碗，這樣一來，整夜你出來我回去的小便不已，崗哨於無形中加強。

果然，第三天深夜，敵人由晉大舖領着來包圍村子，可是被程忠義的哨兵發覺了，敵人不單是撲了空，在村南土丘下邊還躺下了十個「奮鬥團」團員，這也是好漢程忠義的一個傑作。

現在，程忠義和他的伙伴們，正加緊學習石雷、冷槍戰術，下定決心，堅決消滅「奮鬥團」，誓死保衛群眾翻身果實。所以也怪不得敵人看他們做眼中釘，而老鄉們却歌頌他們是英雄好漢了。

紅崖洞的地雷陣

傅生麟

蘇軍佔了臺縣城的第四天（十月十八日）晚上，南疆區的幹部在×村開會，討論着幾件事，四天内炸傷兩個，促住三個，打傷四個……不該鬆呀！……什麼時候，什麼地方，用什麼辦法，去大大的搞他一傢伙才行哩……從東邊打，敵人要向西邊躲。

李英同志說：「地雷，親自幹，我給明拉雷」。喜生同志接着說了一句：「我跟你一塊兒去」。區政委武進忠也高興起來：「我帶掩護隊，你們不下來，我們死也不退」，你一言，我一語，做出了計劃，選擇了地點，規定了記號，分了工。

十二點鐘，幹部民兵區分隊四十多人，在黑暗沉沉的夜間迅速的到了紅崖洞的汽路上，緊張的動作了一小時之久，佈好了雷陣，一條長長的繩子拉到東邊山溝裏，李英同志和喜生等同志在溝裏伏着，武進忠同志的掩護隊，也在東邊高地上靜靜的等着。

一個鐘頭過去了，又一個鐘頭，天已經明了，不見一個蔣軍入陣，可是大家還是那樣靜靜的等着，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決心「非等上不可」，一直到十九日上午九點多鐘，還沒有動靜，人們

急爆了。有些不耐煩起來，正在這個時候，監視哨報告來了：「蔣軍五百餘人，一百多輕中，面上來了」，大家在急燥中高興起來，每個人打仗的心也都緊張起來。

李英同志，伏在溝裏，一動也不動，目不轉睛的數着騾子……一個，兩個，……一百〇八騾子，驮着軍衣，前衛過去了，騾子過來了，三個拉雷的附近人多了，李英同志用力一拉，不的很，繩子斷了，雷沒響，大家又着急了，李英暗用手勢表示要掩護軍隊快打吧，眼看頑軍快白的過去了，掩護隊急中生智，鎗聲彈筒一齊開火，向頑猛擊，頑軍也真聽指揮，像野雞見了放羊的一樣，人慌馬亂的向雷陣（汽路四邊）裏跑，一個太太頭戴軍帽，跳下騾子，跑進雷陣，「轟！」的一響，太太下汾河喝水去了，接着「轟……轟」震天動地響起來，一時煙霧四起，人喊馬嘶，混成一片。

頑軍們惱羞成怒，集中火力，機槍大砲盲目的亂打一起，達三小時之多。

最後頑軍找不到我們一個人，只好把四付死屍投到河裏，給着十六個傷兵洗溜溜的回城去了。

尙清富飛行爆炸隊

◇何微◇

尙清富帶領着一小隊人馬，名叫飛行爆炸隊。他們都有兩套本領——冷槍、埋雷。這種特別的眼睛和嫺熟的手腕，使連犯將軍，個個胆怯。洪洞將軍某連長曾寫信給尙清富講條件說：「你確信的話，我願意保守中立，不妨礙你的行動，但願你的槍口別對準我們。」尙清富並沒有因此鬆懈對敵人的警惕，而且增長了機敏的勇氣。

去年秋天，將軍侵犯洪洞解放區時，已逼近曲亭，尙清富帶着他的人馬，在曲亭埋雷八十餘顆後，即在上漲阻擊敵人。此處僅距曲亭一條溝，可是敵人被阻止住了，因此尙清富要在這裏完成一件艱苦的工程——補埋三十多顆出色的雷。究竟埋的如何？下面一段歌謠是記載當時情景的：

地雷是國怪，

民兵好安排，

「台頭見喜」，「開門喜」，

「左右仙童」領喜來。

將軍大阻攔進來，

關進來，管叫你懸斷快腦袋。

他們埋三十多顆雷，只需四十分鐘，天明就轉移到別村去了。將軍連次向鄉村、向溝、

原上、張村一線進攻。蔣軍到師村以後，尙清富堅決命令他的人馬說：「散開，各到各處，自己不吃虧，打上敵人，柏村集合。」民兵像三三兩兩的麻雀，在東西十五里的一條線上，各獸對象，以冷槍打擊蔣軍。硬着頭皮進入曲亭的蔣軍士兵，兩個鐘頭，起掉五個地雷，就以爲萬事大吉。誰料還有無數的地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等待着他們。一個蔣軍進入一家農夫的房子裏搶東西，剛剛觸動抽屜，就只「轟」然一聲，炸得肢體四分五裂；一個蔣軍排長走進區公所門口，遇上了一開門大吉，也被地雷撕得粉碎。蔣軍連天就傷亡十六人。

蔣軍抽兵回師南下時，尙清富的人馬挺進至同蒲沿綫開慶交邊戰。十一月廿七日，他們到馮張村西的臨洪公路上，舉目一望，有蔣軍兩輛汽車向北駛來，一時冷槍四起，司機見勢不對，丟下汽車逃命去了。此時有甘亭、潯楊兩鄉蔣軍七十餘人出來增援，尙清富的人馬陷在南北夾擊中。尙清富計上心來，虛發幾槍，便迅速的帶領人馬從側面撤退以後，馮張附近却展開了猛烈的戰鬥，混戰一小時，蔣軍傷亡三十餘人，到戰鬥結束時才知道是自己人太幹了一場，尙清富只費幾彈，却得到很大勝利。

十二月十五日，尙清富的人馬出現在董堡頭，靜靜地伏在公路兩旁的壕溝中，等待奇蹟的發生。說話之間，蔣軍四輛汽車由南過來，蝗虫似的手榴彈，落到車箱裏去，第一輛汽車裏裝載着死屍逃過去了。尙清富急了，抓起機關槍，攔到汽路中間，第二輛汽車開足馬力，奪路衝過去，又逃走了。被捕捉的是第二輛汽車，司機、機槍手都被打死了，汽車也像死去的爬虫一動都不動的停下來，爆炸隊的英雄們跳上汽車，繳獲了一挺美式衝鋒機槍、四桶汽油、十二萬法幣。至此臨洪公路，路斷人稀，蔣軍被尙清富的人馬擊住了。

尙清富的聲譽早轟動全區，三十四年太岳區聯英大會，授予民兵殺敵英雄的稱號。對他勇猛，就是全體民兵的光榮，因爲他的英雄事蹟是同全體民兵在一起頑強鬥爭中創造出來的。

如今，他仍不滅在抗日時代的英雄氣概，頭上使毛巾紮起一個英雄辮子，穿一身黑色粗布短衣。現年二十三歲，洪洞X村人。十四歲的時候，當過驛馬店的看槽小工，以後當礦工。這種貧苦的生活，是因為缺乏耕地。去年才分到十二畝地，一座小棗園，兩石糧食。所以他能夠愈戰愈強，傳介石軍家屬到我們土地上來，蹂躪了他的幸福生活；他要保衛土地，保衛八年鬥爭的光榮。

說到尙清富，就要聯系到他的人馬。不信，請問洪洞人民，他們會翹起一個大姆指告訴你：「尙清富的人馬真行！」尙清富的戰友二黑，他是許多戰友中的一個，某天到李堡去，正遇一個敵人在河裏洗衣裳。尙清富問他：「有準頭沒有？」二黑端起槍，像熟練的獵夫打一隻豺狼一般，槍聲起處，敵人已栽到河中去了。「強將手下無弱兵」，這不算是過分的勸獎。

尙清富帶領着一小隊人馬，他們仍然在戰鬥着，——要戰鬥到大地再回到人民手裏的時候。

平遙的爆炸運動

(平遙武委會)

常則村遍佈雷網

三區常則村民兵羣衆爲保衛村莊，以×××顆地雷、地雷、地雷、在村內外普遍佈成雷網，並以麥稻鋪滿全村，十月十八日，郝家堡頑軍一部，由二區坡頭返回時，路經該村，剛到村邊即觸發一雷，（傷亡不明）頑乃不敢進村，派一人手拿掃帚去掃麥稻，不料掃了兩三下，一條地雷在掃帚底下露起來，一個頑軍當場斃命，敵人三名又向我草人放哨陣地跑去，剛一上去，觸發一條地雷，三人全被打傷，敵人仍無法進村，後來抓住一個老百姓被迫引進村去，起了幾門雷，頑軍以爲萬事大吉了，即向老百姓房子裏去搶東西，剛推開民兵安××的家門，一個手榴彈在門上大叫一聲，來了個開門大吉，又炸死一人。後來又進安××的家又觸發地雷一個，也進不去，再進一家又發了一個地雷，這樣使敵寸步難行，那一家也進不去。

正在敵人恐慌的時候，我民兵溫祖武，接近村邊，「轟」的一聲，發了個手榴彈。敵乃惶慌逃竄，在人慌馬亂中又觸一雷，炸傷數人，敵更加恐慌。接着從北依澗又來了一股敵人，觸發地雷一門，地雷一條，敵又傷亡九人，結果敵到該村一無所獲，而付出傷亡二十餘人的代價，特別在精神上予敵更大打擊，使敵寸步難行。

趙子英和任明瑞

五區主任趙子英、野戰隊長任明瑞爲了保衛羣衆利益，防止頑軍搶糧，親自帶領民兵在岳壁

到尹同之間一里長的地帶，以×××顆地雷雷，佈成雷陣，防敵逃犯。並到處假設草人迷惑敵人

十月十九日，城內頑軍（二一九團）三百餘人，向我岳樂一帶逃犯，消至我封鎖綫時，我輪戰隊與敵人激戰一小時，敵不支而退，在退却中，觸發我地雷石雷四顆，斃傷頑軍三人，敵乃不敢再犯，空回城去，這次，打破了敵人的槍根，保衛了壁寨，殺傷了敵人，因此附近各村，均向他們學習，大量造雷封鎖敵人。

襲傷富源敵總雷

四區戰鬥英雄裴得富田勇武勇等同志領導的戰鬥隊，晝夜不停接敵總雷，八次炸傷頑軍五名，十月二十八日夜，武勇同志帶民兵到敵附近之安社村外埋地雷×顆，梯時敵人外出活動，觸發地雷，炸聲隆隆，火光四起炸死敵數人（數目不詳），至此敵人不敢輕易活動，怕我民兵地雷炸死。

三十一日夜，我爆炸選手趙秀則等數人到敵住地七欄橋上，埋了兩個礮雷兩個雷上，和一個踏雷，半夜間頑軍向安社派出流動哨（一個排），剛到橋上碰發兩個礮雷，（死傷不詳）立即返回，不敢出來，等到天明，敵乃派人埋雷，起了上邊的，下邊的炸了，上邊也炸起來，四雷齊炸頑軍死傷五名。

武勇飛行爆炸

武勇同志的飛行爆炸組，晝夜不停的接敵總雷，十一月二日，在七洞附近之安社村西南口上埋雷×顆，半夜七點頑軍派出排哨時觸發兩雷炸死二人，三日七點敵人駛過兩頭，出來運炭，走到段村，觸發我飛行爆炸組的地雷，兩頭驢子全被打傷。同日晚上，偵察出敵人要到發段村搶掠，我武勇同志的飛行爆炸組立即在段村北的十字路口埋雷四個，四日上午敵一部由安社向段村前

造，至村邊即發一雷炸傷三人，敵人在起我之地雷時又炸傷一人。
要得實的飛行爆炸組於三日夜在七洞與縣城之間的路上，埋雷兩顆，一雷上掉了個木牌上寫
「七洞老百姓走路小心」，另一雷上明放了個手榴彈。四日，七洞之敵一部向城裏走。到了雷前
看見木牌用力一拉，雷即爆炸，炸傷一人，又一人看見手榴彈，雙手去拾，一拉起來，第二個雷
也炸起了，又炸死一人。自此敵人更加恐慌，一舉一動均有性命的危險。

向趙元璽同志學習

趙元璽同志是鎮曲二區武裝會教員，多年革命的鍛鍊養成了一付堅定勇敢、頑強鬥爭的精神，八月二十日蔣軍臨陣進垣的，重起崇落鎮，西至西峯山，在這長達五十里的綏垣公路上，來往的敵人，不論白天黑夜，都遭受到趙元璽民兵隊的打擊，就連睡在烏龜殼裏的倒算頭子曹老三，也做了我民兵英雄們的勝利品。

「民兵和咱們一條心」，二區羣衆切身體驗到趙元璽民兵游擊隊是自己的靠山，因為民兵們以積極行動，鎮壓了大倒算頭子，爭取了小倒算頭子向羣衆低頭，不敢胡爲。派款派款進行倒算的綏村公所，（羣衆稱爲倒算司令部）也被打的抬不起頭來，我們能夠執行羣衆的命令，保衛羣衆的糧餉，蔣軍的下馬威風，也被打的抬不起頭來，我們能夠執行羣衆的命令，保衛羣衆的翻身果實，「羣衆讓幹啥我們就幹啥」，成爲他們的行動綱領，所以他們就能打勝仗，就能取得羣衆擁護，趙元璽同志這種從保衛羣衆利益出發，堅決勇敢、靈活機動的鬥爭精神，是值得我們每個同志好好學習：

一、學習他的英勇鬥爭不怕犧牲的精神，十日的夜裏，十餘里地的圪堆村幹部跑來報告：「倒算隊軍明在二人山城內各提大刀一口，在村見人就打就殺」要求去捉。元璽同志很堅決的說：

民爲作罷，但×××等村民兵不敢活動，元惡同志就抽了各村十個警衛民兵，帶他們襲擊石頭圪塔兩次，打進寨落兩次，沒受一點損失，都得到勝利，回村後即成骨幹，此後各村均展開了全鄉游擊活動。此外，還用了「就地打鼠打地洞」的辦法，組織了秘密民兵。

總之，趙元惡的民兵游擊隊，能時刻勝利，立於不敗之地，主要是因爲他們執行了羣衆的命令，保衛羣衆翻身果實，進行反倒算，反維持，反漢奸等鬥爭，因此，在行動上能做到幹部民兵、警衛民兵、羣衆、頑佔村內的秘密民兵和羣衆緊密結合起來的廣泛普遍的對敵鬥爭。

浮山××嶺的保家隊

臨浮公路的旁邊，距城十五里的××嶺，距公路半里。臨浮敵人每日會哨一次，位置就在這裏；敵人一來，氣餒兇兇，殺氣騰騰。當時幹部和民兵的思想都起了變化，缺乏對敵鬥爭意志，異端恐慌，羣衆悲觀失望，各逃一方避難去了。壞傢伙乘這個機會，出來秘密維持敵人，羣衆無家可歸，食不到口。爲了堅持鬥爭局面，保衛羣衆利益，縣會主任親往動員，說明「鬥爭是長期的，我們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只有大家大膽的幹，才能生存」並派一個縣幹部親自領導。

經過動員後，大家打通了思想，十月二十七日成立保家隊，以村指揮部爲首組織民兵村幹部，共×人槍×支，堅持對敵鬥爭，恢復村裏各種組織，馬上號召羣衆收秋，在保家隊掩護之下，羣衆很快的收秋，打垮了維持會，全村羣衆才回到自己家鄉。

十一月一日晚間，保家隊在公路上埋雷×顆，二日浮山敵人一百餘名，又和來臨浮敵人會哨，兩下敵人同時到後，發現許多木板上邊，有寫得介石的標語。敵憤而去，突然地雷在木板下爆發起來。一個敵人炸的頭腦開花，一個手被炸的半空飛揚，一個人未炸死血流滿地，其它的敵人嚇呆了，還有×個木板門處炸敵人，但沒有一個人敢救，只好抬了兩具死屍回去，而且紛紛說：「民房厲害」，「地雷厲害」。

十一月六日敵軍××××人，掩護「突擊團」，「復仇隊」在浮山西南陽村、葛村搶糧，

保家隊X人勇敢的接近敵人，以冷槍打死一個敵人，敵人一顆糧未嘗搶到，又拉回兩個死屍。自這兩次勝利更提高了大家的信心，活動更加積極了。

十一月十一日，敵人四十五人攜機槍四挺由城出發到朱家山搶糧，保家隊結合四五區輪戰隊在X、X嶺與敵激戰二小時，敵人仍未搶走糧，還付出亡二傷一的代價。

現在X、X嶺黨衆幹部熱火朝天的越幹越有勁了。而且明確了「只有堅決鬥爭，才能生存」的堅定鬥志和不可動搖的勝利信心。

「掏心臟」的故事

古維進

濟源東南四孟界的地方是一片連綿起伏的土嶺，孟縣的敵人據點龍台，治源、槐林、招和就在這片土嶺上面。聯合縣人的兵力最弱，住在兩個正規連。濟源二區的倒算隊想選擇一個保險的住地，就住在龍台後面的曲溝、神仙廟、元溝、金留莊這一帶山莊裏。他們的膽子性很高，雖然住在連綿起伏的土嶺，還是覺得轉移的。民兵早就想弄這片心臟地帶，表示心臟——活捉倒算隊，但是老是不肯倒算隊的住地，非常無奈。

X村的隊教會主席趙XX，她的父、母、哥哥都被倒算隊殺死，她對倒算隊恨透了。當她知道民兵要捉倒對算隊時，高興得連夜去找民兵，自告奮勇的要剿滅這件事情。「她是四五十歲的人了，這樣一瞧着婦人，還有什么辦法幫助民兵捉倒算隊呢？」民兵很不相信。但是她哭訴說：「保證成功。這兩天告訴你們好消息。」便帶着神秘的樣子走了。

趙XX在倒算隊的住地——某村，有一家親戚，趙XX想通過這個關係，打聽倒算隊的行踪。於是便悄悄捎信，把親戚請來家裏，她很沉痛的說：「爸被土匪打死了，哥被倒算隊打死了，母親也氣死了，現在要報仇，就只靠咱這些骨肉親人了。你住在土匪窩，要能給咱通

濟源反倒算中運用攻心戰的範例

古維遠

在濟源反倒算鬥爭中，運用攻心戰收到不少的效果。下邊兩個故事，便是一個範例：

一、佈告

東郭路村的倒算隊，跟着聯合的敵人回村倒算了。

倒算隊共有七個人，張小和是最堅決的倒算頭子。他在村裏村外殺死幾個人，遠遠拉過牲口，還這樣說：「要莊村裏村外都倒光。」老百姓惶惶地，都說：「抓住活剝他的皮。」程小成、張宗華、王承順等六個人，對於「倒算」不堅決，他們曾經這樣說過：「咱也被人鬥了，倒算吧，明明八路軍往的不遠呀。」

這些情況，我們東郭鄉都研究的很清楚。當村裏得到他們要來倒算的消息時，隨即在村門上貼起佈告，佈告上說：「張小和死心踏地要倒算，抓住處死刑；程小成等六個人如果也倒算，下人犯槍斃，家產充公；如果不倒算，保證你們生命財產的安全。」

倒算隊進村了，張小和看見佈告冷笑一聲說：「放屁！」但是程小成等六個倒算份子，趕緊悄悄地跑在一塊商量說：「咱們都沒有被剝奪死罪，萬幸萬幸，不敢再跟小和胡混了。」於此六個人悄悄跑到老百姓說好話：「咱過去當的個白衛團，做的事請叫人太惱，人家鬥我

對，怨我腦筋頑固，今後不敢再倒算了。」
倒算躲過了六個人，張小和一個人也恐慌起來，顧不得倒算就竄回去了。

二、棺材

龍合的僑濟（源）西「屍棚」，於五日掩護倒算躲到孫村倒算，被當地兵游擊隊打傷一個中尉隊長，便連忙竄回去。第二天，老百姓給他們送去一付棺材，棺材全身貼滿十多種紅綠絲的標語、傳單，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寫在棺材蓋上署名「八路軍敬輓」的一付輓聯：「偉大石獨裁專制不民主，強拉壯丁打內戰，害死中國人，傷心傷心，難過難過！」「想釋解軍官兄弟們，離家捨子當炮灰，作無謂犧牲，不該不該，可惜可惜！」送棺材的人說：「這是排長的尸首，八路軍送同來的，沿村轉送。」「民團之士兵都把棺材圍起來，爭着買傳品。有個營長出來大聲罵士兵馬退，但是士兵又三五成羣的悄悄地和民快談起來，他們問：「誰叫你們送來的？」民快說：「楊主任。」他說：「楊主任對得起咱的人，打死了還用棺材送回來。」有的士兵和民快談熟了，不覺低聲訴起苦來：「在八路軍裏死了也痛快，在這裏活的也難受，咱們從曲溝退到這裏，中央軍真欺人，不讓咱們進舊堡，咱們只得在四圍外邊挖小溝住，又沒火燒，又喝玉米糊糊。」說到這裏，有的人帶着央求的音調說：「你們回去告訴楊主任，和平不和平？要和平，告我們一聲……」當時一個胆大的民快回答道：「楊主任說過，你們不打仗辦事，不願意百姓倒算，就能和平了。」

格子網裏打垮倒算

維進

青島六國區，曾有五個區共一百五十個行政村經過了發動倒算，無不積極響應，倒算手頭稍結，各反動地主，對這些已發動倒算的村莊，進行瘋狂無恥的倒算，出佈告、下命令，要村莊成立「調解」委員會，強迫農民「怎樣吃，怎樣吐」，並退出糧食要賣，不願即以土匪論罪；並以活埋勒死等暗殺辦法屠殺幹部。積糧份子將近三百人，但見，張伯華這種血脈恐慌統治，並不能嚇退經過翻身鬥爭鍛鍊的農民，相反，無數優秀的農民幹部積極份子，懷着復仇的火藥，拿起槍桿，參加民兵，結合當地游擊隊，X營，明確堅定的提出鬥爭的方向：「誓死打回去，從格子網的邊緣，打到格子網的裏面，打垮張伯華的瘋狂倒算！」

自去年十二月三日至二十日這個期間，這支雄壯無比的鐵流，唱着悲壯的歌，連過四五次的夜渡驛河，越過重軍的山嶺與封鎖線，向着漢道、村泉、昭和、治棉、米莊、谷旦等敵據點，進行突然的奔襲，依附於敵軍據點的復仇隊長章漢清、聯保主任趙善賢等二十餘個大倒算份子，便一個一個的被活捉過來，敵人的看門狗野哈線、自衛團、後備隊等百餘人，全被擊潰。這使倒算份子非常害怕，當有X、X、X等三十餘村，完全停止倒算，並派人與民主政府接頭，確立了政權。隨着軍事攻勢的勝利，政治攻勢又猛烈展開，警告倒算份子，叫他們立刻停止倒算以留後路的傳單標語，大批地一直散貼到城關附近、黃河沿岸及孟濟、孟沁公路上，這使許多倒算份子嚇慌了，紛紛繳槍投誠：「傳單都貼到了，八路軍太厲害，真不造了。」

的原來是跟敵人過河倒算的野心陰謀的倒算份子。只好連忙返回去，其他的人則趕緊在城關裏親戚家裏，至此，全縣倒算的氣焰稍為平息。

然而，對打垮張伯華有決定意義的，還在民兵游擊隊英勇機警的突進格子網裏，大批逮捕倒算份子。民兵游擊隊，他們熟悉鄉土，熟悉路綫，組織無短小精悍的飛行集團，搞好情報，在黑夜或拂曉，繞過村莊，突然飛進格子網裏，有時不發一槍一彈，便把倒算份子捉住了。如六月廿九日夜，偵察某村的倒算隊正在喝酒，商議倒算，但武裝不多，飛行集團則派出民兵，悄悄飛進村裏，出其不意，抓住倒算份子十九人。有時預設埋伏誘敵入彀，也把倒算份子抓住了。如××村的厚哈隊（倒算隊與紅樓會的組織），知道民兵是某村人，看不起民兵，十月二十二日，夜民兵故意把他們誘到村前的游擊隊埋伏圈內，井向合擊，抓住八人，打死哈隊長劉禮虎等二人。在民兵游擊隊這樣靈活戰術襲擊之下，到二月中旬止，又抓住倒算份子四十餘人。這給倒算份子很大的威脅，他們絕望的吶喊：『到處抓人，沒有藏身的地方了！』當張伯華被反倒算攻勢打得每晚從城關搬到黃河裏的船上住時，存備糧主問：『現在不數倒算吧？』張伯華遲疑的說：『你看辦吧！』××村的保長相信本村的民兵成功，『你們在外好好幹吧，只要不回村抓人，咱們把倒算的東西都退回。』

七月起，民兵游擊隊總結兩月來自十二月至一月，反倒算攻勢的成績是：捕獲倒算份子共十六人，打垮一百五十餘村的倒算。

游擊

敵人最倒霉的一天

維進、丁野

龍台（孟縣屬）敵人，把二月十三日叫做「最倒霉的一天」。原來出了這樣一件事：

近來龍台敵人的糧食很恐慌，二月十三日嚴重到當天沒有米下鍋。於是這天天剛亮，三十多個敵人祇得繫住褲帶，下山到謝豐村一帶搶糧。但是二區民兵活動比他們還來得早，拂曉的時候，八個民兵就帶着兩顆鐵雷，埋在龍台下坡約三里地的謝豐村與南嶺溝之間的大路上。當民兵發現敵人走過來，打了兩槍，扭轉就跑。敵人爲慎重起見，不敢前進，掩蔽下來，看有什麼動靜。但是停了好一會，什麼動靜也沒有，經不住肚飢的人就拙着說：「沒事，走吧。」隊伍便繼續前進，那知到了埋雷圈內，轟隆一聲，兩顆鐵雷都被炸響，一個敵人當場全身冒火，痛苦地在地上滾了一陣，哼了聲，就斷氣了；有一個敵人大腿被炸掉一大塊肉，爬在地下拚命的叫痛；還有四個人也被炸傷，連死帶傷一共六人。剩下二十多個敵人，連滾帶爬的剛好够數，沒有一人空手。下山容易上山難，何況又是抬着人，又是餓着肚，大家一蹶不振，氣喘吁吁。

下午，敵人肚餓不成，睜望太陽已經下山，料想民兵們也該回去休息了，便集合三十個人，又下山搶糧。事有湊巧，這天區幹部張立勳同志，因爲感冒，沒有參加戰鬥，當晚到早上還住在謝豐村，打傷敵人，他非常興奮，顧不得自己生病，從床上跳起來，拿着一塊步槍，眼睜

手榴彈，一付望遠鏡，就單人獨馬的跑到距離台一里地的勝王廟活動。從上午等到太陽落山，好不容易看見敵人浩浩蕩蕩過來了，他連忙伏在土堆下，當兩個尖兵走到相距五六步遠，他隨即把兩顆手榴彈向火藥罐，以繩拴在一塊，一起扔出去，落在尖兵的後面，尖兵準備扭轉屁股跑，誰知手榴彈已經爆炸，一個尖兵當場被炸死，一個尖兵炸傷。跑了一二十步便倒下去，這時後面的敵人，早被爆炸聲嚇得叫喊：「又是雷，又是雷！」一股勁的往回跑。竊立勳同志想到一個人追上去不合算，還是繳獲勝利品要緊，便從炸死的尖兵身上，取得一把八音槍，安然的回去了。

到敵佔區去「趕集」

◇趙川游擊隊奇襲北向鎮◇

光緒

去年十二月一個晴朗的日子，趙川同志的游擊隊前往敵佔區北向鎮去「趕集」。

北向是一座大鎮，那裏住着敵人的區公所和「愛鄉團」，他們憑藉着堅固的工事和易守難攻的地勢，放肆的蹂躪着人民。可是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會被這支生長不久的游擊武裝收拾得一乾二淨。

趙川同志把他的隊伍一直帶到了村口，又特意整理了一下，邁着整齊的步伐，喊着「一二三四」，大膽的從街心穿過。

「趙川來了！」「趙川來了！」許多趕集的老鄉在低聲傳說着。通訊員立即給趙川同志打了招呼，可是他沒理會，「一二三四」喊得更加響亮。

後面一部份，留在正街上了；前面一部份三三五五闊洋洋的朝鎮裏找熟人去了。他——趙川同志帶着一部份在鎮內區公所門口休息着。

一個戰士，走向區公所門口的哨兵，跟前兩人握了手。

「你也來啦！現在那一部份？」——原來他們是多年不見的親戚。

「愛鄉園。」我們戰士答覆。

「快進家喝水！」

「有水嗎？咱們部隊行了一夜軍，都渴壞了！」

「敵人們都回家喝吧！」

「敢進？不怕區長罵吧！」

「不！區長在打牌，只要不吃唬就行。」

於是，一個、兩個……五個……都擁進了院子，慢慢地有的就進了兩間的住宅，每個人都在想法完成自己的任務。

碉堡上放出了一團暗號，趙川同志立即向大家做了一個手勢，讓準備解決兩邊房子的敵人；自己便迅速的踏進了北屋，後面跟着幾個戰士，頭區長正在專心等待着他和的那張牌，出紅中就是三勝，因此，就沒有理會他。

「請打個電話吧？」頭區長連看也沒有看他，手上正摸着一張牌，往桌上一拍：「自打吧，在裏邊屋裏！」頭區長連看也沒有看他，手上正摸着一張牌，往桌上一拍：「自摸雙！」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趙川同志迅速的扯斷了電話綫，命令着戰士們：「給我一個一個細起來！」這樣一個青天霹靂，嚇得頑軍們每根神經都收縮了，牙齒劇烈的相碰着。——當頑軍區長恢復了思索，他還幻想着這不見得是件真事。

隊伍集攏了，檢點了一下，共有六十九個俘虜及各種槍彈和很多勝利品。戰士們在路途中談笑着：「這次『趕集』還不壞，沒花一個本錢，就辦回這麼多的年貨。」

百鍊成鋼的晉南人民

何 微

四個月來，晉南人民經過了新的嚴重的試煉，他們在這次試煉中已更加堅強了。

七月三日，蔣介石以四十七師、七十八師、三十一師、一六七師、七十二師等五個師的兵力，直接威脅晉南人民的生存。八路軍一面浴血自衛抵抗，一面誘將軍深入，消滅他們的人力，和物力。戰事進行至十二日，將軍以飛機、坦克掩護國軍，以重大犧牲換取了水頭、豐掌、胡張、郭店、聞喜等四百六十餘處解放區城鎮。但僅僅佔領了十六、十三日，八路軍在十數萬人民支援之下開始反擊。在豐掌、如意七堯、宋店三次猛烈的戰鬥，殲滅了將軍三十一師及一六七師、七十八師一部，共三千五百餘人。解放區軍民的英勇和團結，完全打垮了蔣介石軍佔領晉南的計劃。十六日，又不能不從大部佔領的土地上退出去。

八月中旬，蔣介石從河南、陝西又重新集結兵力，包括鎮米六個旅（其中三個美械旅），西北系三個旅，約七萬人，東沿中條山麓，西靠稷王山麓，中依同蒲鐵路，他們想將八路軍擠到中條山去。特別在八月二十七日將軍侵入絳（縣）垣（曲）公路以後，看來，形勢顯然更為惡化，晉南三十萬軍民已被將軍封鎖在三角形地帶，從此至九月二十五日，將軍又在中條山區三次「清剿」。但是事實與胡宗南的希望恰恰相反，百鍊成鋼的晉南軍民，他們就不知道什麼

叫「屈服」，廣大的游擊隊揮下山去，進至晉南平原。九月六日，游擊隊得到當地民兵的配合，同時攻擊平陸、茅津、太陽渡、聖人洞、大臣五處蔣軍據點，收復了黃河重要渡口茅津，完全消滅了太陽渡的蔣軍守備部隊，開始扭轉了蔣軍「清剿」局面，蔣軍把部隊由山地撤回，去，以加強據點的守備。

守備也是蔣軍「傷腦筋」的事，千千萬萬民兵游擊隊，活躍在蔣軍的交通線上，夏縣民兵英雄任克亮的游擊隊便是其中的一備。

駐紮閻的蔣軍通訊排，奉命架設夏縣至胡張、胡張至崔家河兩條有線電話，當從夏縣架設至胡張，夏縣一段已被任克亮的游擊隊割去了；又胡張架設到崔家河，胡張的一段又被割去了。愚蠢的通訊排長受到上級的申斥後，伏在崔家河村外傷心的哭，咀罵游擊隊「不該……」。這個可憐的場面，被監視他們的游擊隊員看見了，說：「你哭，我就不割了？誰管這麼許多。」蔣軍把電線埋在土中勉強架設起來，晚上又被游擊隊「絕」去了。最後，蔣軍採用日寇「肉體棒」的辦法，在每一根電桿前抓一個民夫看守，等待游擊隊到來，他們却和游擊隊一起把電線割去了。同時，蔣軍派遣到尉郭鎮的警戒部隊，連續四天受到游擊隊的襲擊，他們打了一個電報告給九十一團團長懇求說：「這個地方，不斷為游擊隊襲擊，損失嚴重，我們可否移回城裏駐紮？」我們一個在一個襲擊中，總到了這個文件，上面批着九十一團團長寫的五個大字：「太不成樣子」。可是到八月十八日，這股蔣軍終究是偷偷的溜回城裏去了。

是的，民兵們有時也陷入了極其危險的境地，但由於他們英勇頑強，最終都安全的逃出了虎口。

夏縣三區趙德才指揮的八個民兵，八月三十日，活動至夏縣苗村，會後蔣軍包圍在一處院子裏，情報幹事邢雲生首先衝出即被敵人擊中要害，他倒在血泊中還投出了五個手榴彈，並高

呼：「我死也不繳槍！」終因那雲生最受傷了，被一聲野蠻的法西斯軍隊挖去雙眼，斬掉手肘，然後開膛摘心，活活的蹂躪而死。趙超才情知從大門衝出的希望是斷絕了。

「我們等着人家繳槍嗎？」趙超才對民兵發問。

「媽的，誰都不能繳槍！」民兵粗魯的答道。

「好，不繳槍，堅決跟我走，我們用手榴彈從牆上衝出去！」當他們八個人圍跳下牆，只聽着一聲霹靂：「趙老子出來了！」——這一聲吆喝，把正對準他們射擊的蔣軍嚇怔了，他們便在這一刻那間逃出了虎口。

蔣軍在侵佔區的姦淫燒殺，使各階層人都更加認清了跟着誰走才是活路。聞喜邱村某富農，在土地改革中，農民們曾經清算過他的封建剝削部份，所以他曾一度想：「中央軍」來了，就可「光復舊業」。但他很失望，蔣軍一到就先將他扣進城裏去做苦工，在解放區土地改革時爲他留下的一座粉坊、二十隻豬和全部生產工具，都被蔣軍搶光了，尤其使他難以忍受的是他的姑娘被蔣軍姦淫了，最後他從城裏逃出來，感到原來「希望」的幻滅，頓足長嘆，找到八路軍說：「救命爺爺！趕快帶個性，將我們從火坑裏救出來吧！」由於蔣軍的蹂躪，從侵佔區逃出的地主、富農等即有五百餘人，民主政府都予以救濟。

民主政權在這血腥的歲月裏，爲保護人民的利益，從未離開人民。蔣軍的攻襲已蔓延至中條山麓，更縣縣長衛逢祺，知道山城底有七千石公糧沒有運出來，看到蔣軍搶糧，他爲了對人民負責，第一次流下淚來說：「人民辛苦繳納公糧，我不能保護公糧，更不能保護人民，何以對得起六萬寶縣父老？」當場激動了農民范其俊。范某是抗日時代作過村長及民兵隊長的，在土地改革中，曾被群眾鬥爭過，情緒有些消沉。這回他激於義憤的說：「黨衆鬥爭是我們自己的事，今天最對付蔣介石，兩者不能混爲一談」。他把鐵的槍拿出來，號召西溝民兵組織游擊

隊，打垮了槍糧的蔣軍。提起衛縣長，人們誰都知道，誰都關心他。某日他帶着一個衛衛員到河頭去，一個老太太問衛縣長的消息：「你見衛縣長沒有？聽說他爲咱老百姓熬煎了」。聞喜三區區長杜耀宗帶領民兵在一天中與蔣軍四次作戰，最後一次民兵被衝散了，他一個人堅持了鐵牛峪一條河的政權陣地。

他們都成爲堅持蔣軍佔區民主政權的模範，被人民歌頌着。民主政權不但在蔣軍進攻中能够堅持，而且更深大蔣軍後方，把蔣軍建立起來的政權摧垮，使蔣軍在佔領區失去系統，得不到補給和支援。

當蔣軍九月間臨（汾）浮（山）天壘進犯的時候，大部兵力拉走，晉南軍民在蔣軍空虛的後方，迅速的活躍起來，地方兵團和游擊隊、民兵，收復了二萬六千方華里的土地。這些日子主動與蔣軍作戰五百八十餘次，平均每日作戰六次之多，收復了宋家莊、孤掌、蔡家、禹王城、王趙、坡底、崔家河、上馮、蔡村、綽莊等村鎮數百處，廣大的游擊兵團，遍滿同蒲沿綫的聞（喜）夏（縣）城郊。

如聞晉南軍民能够勝利的原因：那就在於廣大人民熱愛自己的土地，熱愛祖國，全力支援前綫，和八路軍、游擊隊、民兵空前的英勇堅韌，結成一條全面抵抗的戰綫，消滅了蔣軍一千五百有生力量。

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看見晉南人民恢復全部失地的偉大勝利的戰鬥，晉南將是最高興的！

奇襲

九月初，縣頑軍向三分區孤山懷進行清剿掃蕩，夢想消滅我地方兵團，摧毀晉南解放區。特臨游擊隊正住在孤山懷，大隊長趙川同志得到這個情報以後，他冷靜的估計着敵人的部署，找着敵人的弱點，計劃着自己的對策。

「敵人向解放區掃蕩，他的後方一定空虛，咱就跟他換換防，咱也掃蕩他一幾伙，來個反途奇襲。」

趙川同志把他的巧妙計劃，集合起隊伍給他們細細講了一下，戰士們馬上忙着偽裝着自己，把過去繳獲下的二十多身頑軍衣服，都穿在自己身上，把美國盔也戴上，裝出那股頑固勁，互相迴避着像不像。大隊長趙川同志也備了一匹馬騎上，偽裝成團頑軍七十二師一個連長，奇襲的準備停當了。

天一黑，他們就突出了敵人掃蕩的包圍圈，向着猗氏縣×區區公所住地——宏芝驛方向前進了。

到了那裏，因為沒有公事，寨門上放哨的害怕八路軍活動，沒敢開門，他們只得裝模做樣說：「先在村外住下，等天明再說。」把敵人「糊道」住。他們却另打了主意。

趙川同志心想：「這裏沒碰好，換個地方還罷行。」他就又下定決心奇襲北相鎮住的安昌區區公所和警察局，又走了二十多里路，天明了，一看自己的隊伍，二十來個穿上閩軍服裝的像閩軍，其餘的都還是穿着八路軍服裝，冒冒不過去。他就把個裝了的走在前邊，距離拉的長長的，一路上倒也沒有遇到什麼麻煩。到了北相鎮，事先他把大部份人隱避在村外邊，帶着那二十來個美國裝的假軍進村子，裝着是抓逃兵來的，隊伍在街上亂吵亂罵着，風早就傳出去了。他們找到區公所，一進去就先使了個下馬威說：「老子們來了，你們也趕快給開點吃喝才對呀！」

區公所的人聽說是七十二師的連長帶着人來抓逃兵哦，趕快去給燒開水，做飯吃，一時忙亂起來。趙川同志帶的那些人，乘這個時候，跑到這個家看看，跑到那個家轉轉，在偵察敵人防槍支放在什麼地方。

警察局派出來的廿多個人也跑來闖長道短「巴結」正規軍」。區公所的人對着軍騎着馬的連長，當然也招待的特別殷勤。趙川同志就抖起那股勁和他們說：「把你們的人集合起來，我給講講話吧，這機會是很難遇的」。很快人都集合起來，可是北相鎮因為是頑固的老後方，所以他們非常麻痺，集合時連槍也不帶。趙川同志的訓話滔滔不斷，先是司令長官說長，司令長官說短，又講了一套，接着又說：「這幾天八路軍活動的很厲害，你們要大大警惕，小心他們活動到你們家裏來！」他往外邊給講電話，他帶來的人進入了警察們與區警們所住的房子裏，把兩圓擲彈筒、一挺輕機槍、廿來支步槍，都給收拾起來了。趙川同志看着把槍都繳到手，就和敵人說：「跟上我們走吧，今天情況不大好」。

敵人全都給俘虜啦，問：「還是怎一回事？」

「叫你們走，你們走就對啦」用槍逼着他們走出了區公所。敵人在砲樓上還放兩個哨，

趙川同志就指揮村外的隊伍向着砲樓打了幾槍，敵人哨兵只顧招架村外，從後邊上去幾個人，把哨兵也給收拾乾淨了，把這個區公所的文武官員連根都給拔掉了以後，荷臨游擊隊的全體同志們帶着四十多個俘虜，拉着勝利品回去了。

這個勝仗像地震一樣，不但震動了荷後所有的敵人，並且震動了「掃蕩區」掃蕩的敵人，他們趕快收兵回巢了。

任克亮們割電綫

譚然

有一天，民兵英雄任克亮，到縣指揮部去找X同志，可是人家說X同志打電話去了，他只好等着。

「X同志，和誰打電話？這半天才回來？……」

「對不住，老任同志！在電話上說了不上十句話，却叫我跑了二里半！……」

「爲啥呢？又沒啥情況！」

「噢，你不曉得，咱們缺少被覆綫，電話機安在村外鐵綫上，你看多麼不方便！」

「噢，爲啥不早說一聲？這點困難咱們一定想辦法，過兩天看，包管不叫你再跑冤枉路了……」

第二天一早，胡宗南安在聚國的電話排長挨了罵，因爲一晚上胡軍的電話斷了兩回。可是，任克亮的縣指揮部，却把電話機子搬近了辦公室。

又一天黑夜，任克亮從辛莊回來，走着走着，一根細繩掛上脖；「啊，實實找到咱們上，真走運氣！」他心思着，摸着，拿出鐮刀快快的換着。割着摸着，摸着割着，一氣弄了二里多。第二天清早，指揮部辦公桌上，放着一大捆嶄新的被覆綫。

這事情，很新鮮，傳來傳去，傳遍了十幾個村子。民兵們心裏癢癢的，白天看風向，黑夜割着割。本小利大，誰都想幹，却把敵人弄得耳聾眼又瞎。

張園的胡軍通訊排，像是老鼠進風匣。急得派人來回架電綫。可是，電綫前邊扯，後面的橫子就斷了聲。頭回頭來再往張園扯，扯着扯着，守綫的機子又沒了氣。一天跑了八十里，到了電綫沒架通。

通訊排長哭着：「可恨這民兵，太和咱過不去！」他咕噥着，下令叫把電綫想進土裏埋，敵人的電話，算是通了一整天，可是，民兵們，會謀算。心靈眼又尖。大家商量一番。就都背着鐵籠兒，拖着鋤，擦黑散出來，幾十張鐵籠兒，東也拖，西也拖，十幾里電綫，一會兒被撲了個稀巴爛。

胡軍的官兒惱了火，大罵排長不中用，他就親自出馬，派着帶槍的狗兵，東村抓到西村，張園抓到胡張，抓了半天，網來了百十個老百姓，每人派給幾寸電綫，叫他們守着，不准不通，到被打三更雞兒叫，電話又是叫不應。敵人耐到天大亮，派隊伍去探聽，誰知那「保護」電綫的老百姓，綁住挖膠細着腿，藏在牆上只哼唧。光有人來沒有話，還是任克亮們做的妙事情。任克亮，馬元亮，電話剛接發了話，隨着剛，隨着剛，把兒接，黑夜接，一連割了二十多回，割得胡軍騎老馬。

趙起才突圍

漚然

夏縣三區趙起才，胆大心細，今年春間，獨自捉了個城關「關村」村長，附近敵人，一聽到他的名字，就要胆怯三分。

八月三十一號晌午，趙起才和邢雲生帶領七個民兵，去到離城五里的雷村活動。

「老趙，村外發現敵人。」秘書哨急來報告。

「離村多遠？是什麼傢伙？」大家圍上來問。

「有半里多地，大概是郝桂茂的『受鄉團』，六七十個。」

「跟我來，上郭道河堤去！」趙起才說着領着大家走了。可是，糟糕。河堤被敵人佔住了。擡頭一望，村邊的幾條大路，被敵人把住了。

「看樣子是來包圍咱們的……」邢雲生作念着。

「來！先到我姐姐家去，看看風頭再說。」趙起才說。

場、場、噓，散散的槍聲打起來了，越打越近。邢雲生很擔心，提着顆手榴彈，開門去探望。剛出街口，被敵人打倒，趙起才們心長手短，滾來得及救他，被敵人開了腔，死得真慘！

「繳槍吧……」敵人想叫民兵投降他。就四處叫喊着。

「趙老子在這裏，狗爺們進來吧！」趙起才一聲大叫，却弄得敵人把前後院門都從外關上，不敢進去，趙起才們上了樓，進行着緊急會議。

「夥計們！敵人包圍了，咱們繳槍吧！」趙起才揣摸著大家的心思。

「繳槍？十八兩稱上沒星！」「還要關頭，當幹部的說這洩氣話！」「繳槍？我怕損壞他！」

「咱們宣過誓，寧死不繳槍！」「……………」

「好！好！手榴彈，掀火蓋，大冒險，跟我來！」趙起才做了總結，翻身上了房。

「給趙老子閃開路！」七張嘴，一聲喊，七條好漢跳出院，手榴彈一顆跟一顆炸了，敵人「

與而散，頭也顧不着回，急忙往城裏竄，只聽得耳邊風聲：「趙老子出來了，狗肉們來吧！」

人民的光榮

著者 何 微 等

編者 太岳新華書店

出版兼
發行者 太岳新華書店

定價 每冊 元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

~~12.2~~

8799
.